

長白山下多麗人第二部：

烽火春夢(二)

莊烈

盼到巫山不見雲

俏丫頭百般戲弄我

我剛回到瀋陽，杜長官聿明又命令我返回第三宣撫組，於是我開始整理行裝，寫了一封信給張鳳芝，告訴她我的行踪，以免她到瀋陽時撲空。第三宣撫組暨所屬騎兵團，仍然在熱河朝陽清河門，整補待命。

早上我由瀋陽乘北寧鐵路火車南下，到了錦州，已是上燈時分，我坐馬車，先到錦州最熱鬧的東街，看到一家咖啡廳，我下車進去，挑了一個幽靜座位，叫了一杯咖啡飲着。我開始躊躇了；閨家窩棚花園中，原有我的居處，我和佩姐已經數月未見，更是思念不置，我應當到閨家窩棚去住。想起我與佩姐在山神廟約會的那一幕，猶歷歷在目；她說：「我是女人，名節重要，話既出口，不能收回，你要替我作主；這個家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你要帶我走。」她那哀怨無助的眼神，教我好生不忍，佩姐！造化弄人，我和你僅能成爲紅粉知己，空辜負你一片心了。

這次我重回遼西，最大的心願，就是救閨漢饑脫險，使你們夫婦早日團圓。林惜嬌驕縱橫

，眼睛揉不進一粒砂子，對我却柔情似水，百般遷就。我和她在一起，不知度過多少歡樂時光；一個月前，我和她在錦州分手時，她正住在家裡，現在不知她人在何處？想着想着，忽然聞到一陣飯菜香，我的肚子也感到餓了。一個女侍走過來，我問她：「有甚麼吃的？」她說：「有西餐。」說着拿菜單要我點菜。我點了牛排、大蝦、干貝和麵包。一會侍者把菜送來，用完餐，我端起一杯茶，剛喝下一口，就感到酸氣沖鼻，牙齒痠痛，接着一陣咳嗽。我大怒，連連喚侍者，侍者來了，我把杯子重重向桌上一頓，道：「這是甚麼茶？」這時早驚動了咖啡廳老板，過來探問究竟，我指着杯子道：「你是老板？你喝一口看！」老板端起杯子聞了一下，繃起眉頭道：「是醋，拿錯了。」又向侍者道：「快去換茶，向客人道歉！」那侍者早已嚇得手足無措，低低說聲：「對不起」。又向我深深一鞠躬。我餘怒未息，付過帳，提起行李，匆匆走出咖啡廳，一部馬車，正好停在門口，我登上車，車伏道：「老鄉！您老到那裡？我是鐵道北的車，時間晚了，快戒嚴了，對不起，我要回鐵道北，不拉客了。」我

想起林惜嬌的家，就住在鐵道北，乃向車伏道：「正好，我就是到鐵道北」，車伏道：「您老去鐵道北那裡？」我道：「林家花園，你知道嗎？」車伏道：「如何不知道，林家花園可大着呢，聽說林家的人，都搬到北平去了，花園空着，只留下佣人看房子，您老和林家認識？」我道：「朋友。」車伏道：「那我們走吧。」說着揚鞭嘮的一揮，馬放蹄奔了開去。

到了林家大門口，我跳下車，打開行李找錢包付車錢，却遍尋不着，一時急得滿頭大汗，車伏道：「您老找甚麼？」我道：「錢。」車伏道：「慢慢找，不着急。」我搓搓手道：「錢包丟了。」車伏道：「有多少錢？」我道：「三個月餉包都丟了。」車伏道：「錢一定不少了？」我道：「錢多少沒關係，糟糕！我連車錢也付不出了。」車伏笑道：「攏總不過二十來塊錢，小數目，我還擔得起，老鄉！算了，不必付了。」我道：「那怎麼可以，這樣吧，明天早上你來這裡，我交給林家門房五十塊錢，加倍付給你，你看如何？」車伏道：「車錢不要緊，只是您老錢怎樣丟的，再想想看。」我怒道：「我吃飯的餐

廳透着古怪，錯把醋當成茶，幾乎把我給噎死，錢一定也是在那裡丟的。」車伏道：「不可冤枉人，說話要有證據。」我道：「我付帳時，錢包還在，爲何這會就不見了？」我正站在那裡發愣，車伏道：「時間不早了，再見！您老！」說罷一陣哈哈大笑，一拽馬韁，疾馳而去。

我望着馬車在夜色中消失，罵聲：「好可惡的車伏！」我去扣林家門環，門房探頭出來，看見是我，連忙把門打開，笑道：「參謀來了？」說着向我恭恭敬敬的一鞠躬。我道：「你們小姐可在家裡？」門房連道：「在，在，您老請進。」今天晚上，倒楣透頂，吃錯了醋，又丟了錢包，但一想到，馬上就看到林惜嬌了，一切煩惱，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。

我穿過前面兩層院子，來到林惜嬌的居處，只見院門虛掩，我推開門進去，和一個人幾乎撞個滿懷，原來是林燕站在門裡，她看見我，歡呼道：「是參謀來了！」我道：「林燕！你們司令在那裡？」林燕道：「在她房裡，快請進來。」我道：「林雀呢？」林燕道：「她到北平老夫人那裡去了。」我踏着月色行去，一路上樹影月影，風送花香，心中一陣舒暢，遙見林惜嬌的窗上，隱隱透出燈光，知道她人在裡面，我加快脚步，奔了過去，剛踏上臺階，燈光突然熄了。林燕一直跟在我的身後，她向我解釋道：「我們司令最近身體不好，時常鬧病，今天剛看過醫生，醫生一再囑咐她，少勞動，多休息，這會燈光熄了，大概睡了，請參謀不要打擾她，我來伺候你，也是一樣。」說完向我嫣然一笑。我聽了，啞然

若失，跟着林燕進了客廳，在沙發上坐著；客廳佈置，豪華如昔，只是少了個女主人林惜嬌。令我驚奇的是，那個橢圓形玻璃椅子，上面擺滿了各種新鮮水果，分別用玻璃盤子裝着，陣陣撲鼻果香，令人饑涎欲滴。我道：「這麼多水果，請客？」林燕笑道：「只怕沒有人够資格，到這裡作客。」我道：「誰够資格？」她向我臉上一指，笑道：「你呀。」這時我又發現地上一個大白瓷缸，缸裡裝了一塊大冰塊，如一座水晶碑似的矗立在那裡，在燈光照耀下，晶瑩剔透，使人看了暑氣盡消。我驚呼道：「啊！夏天那來這麼大的冰塊？」林燕道：「冰窖裡多着呢。」我道：「今天晚上，運氣不好，連連觸霉頭，心裡煩躁得很，正想吃冰壓壓火氣，這冰能不能吃？」林燕道：「能吃，如果您要吃冰，還有比這更好的呢。」我道：「冰都是水結成的，那有甚麼好壞之分？」林燕道：「參謀有所不知，這缸裡的是井水冰，另有一種雪水冰，吃在嘴裡，與糖一般甜。」說着她轉身出去，一會回來，手上端了一盤碎冰塊，一粒一粒，晶瑩閃爍，好像天上摘下的星星。她放下盤子，又在壁櫥裡，取出一個俄國大玻璃啤酒杯和一瓶果子露，先撥一些冰塊在杯子裡，再打開果子露倒下去，然後用調羹攪動了幾下，兩手捧着遞給我道：「您吃吃看，就知道了。」我接過杯子猛喝了一大口，只覺撲鼻芳香，涼透脾胃，連連讚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」林燕道：「有一付對聯：『雪水煮茶天上味，桂花煮酒月中香。』這冰就是用雪水作的，當然妙了，如果您喜歡吃，我再去拿來，冰窖裡多得是，都

是冬季下雪天收集的。」我道：「這一大杯儘够了，留着以後慢慢享受。」林燕道：「我再削個蘋果，給您解酒。」說着從桌上盤子裡，挑了一個青中帶紅的蘋果，開始削皮。我道：「我沒有吃酒。」林燕道：「那麼吃醋了？」我聽了，暗吃一驚，連忙用話岔開道：「小氣，爲甚麼不挑那大個紅的呢？」林燕道：「參謀錯了，我挑的是『紅玉』蘋果，吃起來又香、又脆、又甜，那大個紅的，名叫『團錦』，中看不中吃，和人一樣，虛有其表，日子久了，還會壞心，不是東西！」林燕今晚說話，大異往昔，句句暗藏玄機，字字隱含譏諷，我要小心應付了。

我道：「你們司令怎樣病的？要不要緊？」林燕道：「沒有甚麼大病，參謀放心，明天早上，您看到她就知道了。」我道：「我剛來就碰上她生病，真不湊巧。」林燕道：「不湊巧的事，可多着呢，偏偏都被你碰上了。」又道：「參謀喜歡喝咖啡，我去給您攪咖啡去。」我道：「不用了，又是冰，又是水果，再喝咖啡肚子要爆炸了。」林燕道：「我看參謀滿面風塵，莫非出遠門了？」我道：「正是。」林燕道：「到吉林去了？」我聽了，又是一驚，道：「妳如何知道？」林燕道：「胡亂猜而已，參謀坐了一天火車，一定累了，早些睡吧。」我道：「如何睡法？」林燕道：「我把我的房間讓給您，您暫時委屈一宵，明天再給您收拾房間。」我道：「妳呢，睡在那裡？」林燕道：「我睡在客廳沙發上，夜裡我們司令要茶要水，就近伺候。」我道：「過去你們司令病了，我會睡過客廳照料她，現在還是

我睡客廳的好。」林燕道：「沒有床怎麼可以？」  
 「我道：『這是夏天，睡在地上，反覺涼爽。』」  
 林燕道：「就依你，明天我們司令罵，那才冤呢。」  
 我道：「一切我來承當。」少時林燕把被褥枕頭拿來，在地毯上鋪好。我見都是全新的，睡在上面，既柔軟又舒適。

### 咫尺天涯輾轉難眠

林燕去了，一會回來，已換了寢裝，一件粉色綢睡衣，腰裡繫了一條絲帶，顯得腰兒特別細，行起路來，如風擺楊柳，十分嬌媚動人。她看着我，笑道：「睡吧，夜裡警醒點，如果我們司令要茶水甚麼的，要您偏勞了。」我道：「我會的。」林燕走後，客廳裡只剩下我一個人，孤零零的躺在那裡，怎麼也睡不着，想起林惜嬌就睡在客廳旁邊房裡，只是她正在病中，不能驚動她，如果她知道我來了，一定會抱病歡迎我；偏偏林燕那個丫頭不通人情，百般阻撓，「咫尺天涯」今夜我真正嚐到這種滋味，我多麼盼望天快些亮，好給她一個意外驚喜。因為坐了一天火車太累了，想着想着，不覺朦朧睡去，恍惚間，忽聞一陣異香撲鼻，如蘭似麝，瀰漫不散，又覺得有人睡在我身邊，我如夢魘一般，却不能開口問她是誰？

接着那人又捱過頭來枕在我枕上，口中吐氣如蘭，連體溫都感覺到了，髣髴她就是林惜嬌，我深知她個性，雖驕縱任性，却守身如玉，「投懷送抱」，當不屑為之。那麼她又會是誰呢？我伸手去摸她，她未拒絕，我先是從臉上摸起，漸

次至於頸項，她頸上掛了一條項鍊，我順着那項鍊的珠子，一粒一粒向下摸去，快要碰到乳房了，她猛然把我的手推開，起身匆匆而去，我悵然若失，正要伸手去拉她，忽聞有人喚道：「林燕！我口渴，倒茶來！」正是林惜嬌的聲音，我一骨碌爬了起來，發現枕上多了一條女用絲帕，我把那絲帕握在手中，走到桌邊，在熱水瓶裡，倒了一杯茶，試一下溫度，就捧着向林惜嬌房裡走去。

房裡燈已亮了，我掀門帘進去，到了床前，林惜嬌睡在帳子裡，床頭几上檯燈下，放了一本尾崎紅葉著的「金色夜叉」，和一個日本布娃娃，正和我在清河門那天夜裡，兩人初見時情境一樣。我揭開帳子，見林惜嬌閉着眼睛躺在床上，頭歪向裡面，身上蓋了一條猩紅俄國毛毯，兩條腿伸出外面，腳上穿了絲袜，也和清河門那天晚上見到的一樣；我不禁看呆了。心砰砰一陣亂跳，更令我吃驚的，我失落的錢包，却好端端的放在她枕邊，我瞠目結舌，茫然不解？忽聽林惜嬌道：「林燕！妳嘴好酸，燻死人了。」我恍然大悟，放下茶杯，伸手去拉她起來，道：「林大小姐！請妳不要再戲弄我了。」林惜嬌順勢坐了起來，望着我哈哈大笑，一時連眼淚都笑出來了；於是兩個人一齊滾在床上，緊緊擁抱在一起。

我見她頸上果然掛了一條藍寶石項鍊，笑道：「這條項鍊，我在夢中，曾經數過，到底有多少顆藍寶石？讓我再數數看。」說着我伸手過去，把我的手推開，笑道：「別鬧了，天快亮了，睡吧。」

### 饗我冰食感情益深

第二天早上，林燕看見我，問聲：「參謀早！」又向我詭譎的一笑，我假作看不見，心裡想：「好了頭！妳比妳主人更狡黠十分，昨天夜裡把我挖苦够了。」林惜嬌與戲特別高，一大清早起來，先到花園剪了許多鮮花，插在客廳桌上花瓶裡，又吩咐僕人搬來一個數尺高的「汝窑」大花瓶，加了水，然後到荷花池中，剪下數枝含苞荷花和荷葉，一齊插進那「汝窑」花瓶裡，越顯得客廳綠意盎然。晨粧時，她教我坐在化粧臺旁，看着她化粧，眉兒彎細，臉兒淺淡，不住問我意見，我道：「我又不是張敞、賈寶玉，那裡懂得這些？」她諷道：「你是薛蟠？」我想起薛蟠的渾，打趣道：「女兒喜，洞房花燭朝慵起。」她道：「女兒愁，床底下鑽出個大馬猴。」於是兩人拊掌大笑。

中飯時，林惜嬌吩咐打開客廳後面玻璃花房，擺在那裡吃，林燕指使女僕擺桌椅上菜，我與林惜嬌面面相坐，她道：「我們很久沒有同桌用餐了。」接着低聲道：「人生難得幾回醉，不飲更何待？」她吩咐道：「拿酒來！」林燕拿來一瓶煙臺章裕白蘭地，打開斟滿了兩隻高脚玻璃杯。她道：「很遺憾，季節不對，買不到你喜歡吃的西施舌，不過上次在清河門吃飯時，劉叔說的日本生魚片，倒是準備了的。」林燕聽了，向女僕使個顏色，一會，女僕端上一個白瓷盤，盤裡生魚片，排成一朵牡丹花形，花蕊是淡紅色，花瓣是乳白色，四周配了白蘿蔔絲和生菜葉十分悅目。

。另有兩小碗佐料，一碗是鎮江米醋，一碗是日本芥末，林惜嬌舉杯道：「乾！」說着一飲而盡，我也跟着乾了。她用筷子指着那生魚片道：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不知味道如何？試試看。」我夾起一片，蘸了芥末，放進嘴裡，只覺辛辣刺鼻，連眼淚都噙出來了。她看了，道：「芥末辣，何不吃醋？」我笑着搖搖頭，她忽然省悟，笑道：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繩。」林燕在旁聽了，也掩嘴而笑。我道：「妳們主僕二人，一個捉弄我，一個罵我，焉是待客之道？」她訝道：「誰罵你了？」我指着林燕一笑道：「昨天夜裡，她拿蘋果比喻着罵人，不是『指桑罵槐』是甚麼？」她道：「我都聽到了，那不是罵你，『圍錦』蘋果確是中看不中吃，放久了還會爛，你不要多心。還有一件事，我忘記告訴你了，昨晚你欠的五十塊馬車錢，我已交給門房了。」我聽了勃然變色，離座而起，她見了大驚，想不到一句玩笑話，竟把我激怒了，她搶過來，拉着我的手道：「我的爺！你又生氣了，是我說着玩的，我向你道歉。」我嘆哧一笑，她道：「好啊！原來你是偽裝的？」我笑道：「都是妳設下的圈套，把我害得好慘，沒有錢寸步難行，逼我露宿街頭？」她道：「我特別派馬車在餐廳門口等你，怎會逼你露宿街頭？如果你身上有錢，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，那裡會記得我。」我道：「我一直在掛念着妳。」她道：「只怕你心裡還有別人。」

我道：「妳如何知道我會來？」她道：「不但知道，還是我運用關係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自悔失言，連忙把嘴掩住。我看了好生奇怪，心裡想：「多神秘的女郎！」她道：「你準備在錦州待多久？」我道：「我在錦州沒有事，任務在身，早回清河門的好，妳呢？」她道：「我專程到錦州，就是爲了接妳來的。」我道：「那麼我們明天就動身回清河門如何？」她道：「一切都依你，還有一件事告訴你，你聽了一定高興。」我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她道：「你心愛的寶駒，我也牽到錦州來了。」我道：「妳說的是雪球！我的傳令兵梁國恩來了沒有？」她道：「梁國恩沒有來，這件事我一直保密，任何人都不知道，包括閣充在內。」我歡喜道：「妳作得好，我敬妳一杯。」兩人同時舉杯，一飲而盡。

飯後，轉到客廳，她吩咐林燕燒咖啡，我道：「昨天晚上林燕調製的果汁加冰塊，甚是可口。」她道：「方食鮮膾，吃涼的傷脾胃，還是喝咖啡的好。」在喝咖啡的時候，林惜嬌一直坐在我旁邊陪着，我見她穿了一件嫩黃色旗袍裹在身上，甚是不便，因道：「妳皮膚白，穿黃色料子衣裳，特別好看，剛吃飽了飯，何不換下來輕鬆些。」她道：「我黃色旗袍，前後作了五件。」我道：「作那麼多，幹甚麼？」她幽幽的道：「還不都是爲了你，爲了喚起你的回憶，才這樣的。」我記起來了，在清河門初遇的那天夜裡，她出浴後，穿的就是這件黃色旗袍。我道：「那『金色夜叉』和日本布娃娃也是如此了？」她道：「正是，只差不能多塑造一個你。」我笑道：「把我兩個，一齊打破，用水調合，再塑一個妳，再捏一個我。」她道：「我與你生則同衾，死則

同槨。」從此我們兩個人的感情更深了。

### 領兵往清河門救人

第二天早上，我與林惜嬌、林燕換了戎裝，率領二十餘騎，向清河門出發，爲了路上安全，每人一枝六五步槍，另有一挺捷克輕機槍和三枝美式湯姆森衝鋒槍。一路上奔蹄如雷，塵土飛颺，好不威風。行了一個多小時，已來到張作相舊邸，路旁那座荒廟，我想起數月前，曾在這座廟裡與珮姐約會，觸景生情，便要求林惜嬌一齊下馬，到廟前樹下歇息。我一個人走進廟裡，來到大殿上，想起與珮姐約會的往事，低徊不已，不禁長嘆一聲。忽見林惜嬌站在我面前，問道：「好好的嘆甚麼氣？一座荒廟，幾尊泥佛而已，你真是多愁善感。」我道：「妳曾答應過我，幫助我援救閻漢儀出險的事，還記得嗎？」她道：「如何不記得，只要能救出閻漢儀，我甚麼犧牲都值得。」我道：「爲甚麼？」她道：「否則如何能斬斷你和閻充媳婦的情絲？」我道：「妳又在胡說了。」我站起來，拉着她的手，道：「我們走吧。」

路上行了兩天，第三天上午，已來到清河門街上，我與林惜嬌暫時分手，各自回營。閻充見了我，大喜過望，中午在糧棧擺酒，把連級以上官佐都邀齊了，爲我接風。吃過飯後，我暗暗調兵遣將，清查城彈，開始作援救閻漢儀的部署。因爲閻充的二弟閻惠恩是臥底的共謀，閻漢儀又是閻充的獨生子，其間關係錯綜複雜，處理不當，即會債事；所以我一直密而不宣，瞞着閻充。

又因爲第三軍無組，兵力薄弱，士兵未經訓練，不敢行險，因此才請林惜嬌出兵相助。一連數天，我都到日本神社，和林惜嬌、劉大風頻頻接觸，共商如何出兵。根據情報，閩漢儀仍然關在凌源趙大把；趙大把是一個鎮集，約有五六百戶人家，共軍李運昌所屬第二十七旅，就駐在鎮上。劉大風道：「敵情未明，我們應先出動小兵力，試探敵人虛實，然後出其不備，一舉而殲滅之，如果貿然就去打，恐怕成功機會不大，未知參謀有何高見？」我道：「劉先生所說，正合我意，我先率領第三軍無組直屬第二隊，明天就出發。」我攤開軍用地圖，與林惜嬌、劉大風共同研判；繼續道：「我沿大凌河上溯，經五十家子，到黃土坎子，距趙大把尚有三十餘華里，我就在黃土坎子停止下來，如果路上發生甚麼情況，我會派人和你們連絡，各部隊保持距離，相繼向趙大把推進，不可失誤。」林惜嬌向劉大風笑道：「劉叔！您是諸葛亮，通曉陰陽八卦，您看這一仗打下來勝敗如何？」劉大風笑道：「兵難險度，尙未與敵人接觸，如何能預測勝負？」林惜嬌道：「我看會打贏。」劉大風道：「理由呢？」林惜嬌道：「因爲我看您臉上全無懼色，就知道會打贏。」劉大風笑道：「妳又頑皮了，我甚麼事情懼怕過？除了妳小時候胡刁蠻纏不講理。」三人相視，哈哈大笑。

我站起來道：「就這樣決定了，我回去調集人馬，明天早上出發。」我回到第三軍無組，告訴閻充說：「我這次回來，奉有命令，我們的部隊向凌源方向掃蕩前進，在趙大把一帶停止待命。」我明天早晨八點鐘，先率直屬第二隊出發，請你率領騎兵團，暨直屬第一、第三隊，隨後跟進，並與我密切保持連絡。」閻充道：「共軍二十七旅盤據在趙大把很久了，我軍實力薄弱，如何是好？」我道：「請你放心，如有戰事發生，有友軍配合作戰。」閻充道：「不知是那一個單位？」我道：「林惜嬌。」閻充聽了，沉吟不語。我道：「林惜嬌兵力比我們強，武器也比我們精良，有八二迫擊砲二門，重機槍數挺，足可制敵。」閻充道：「老弟！你這幾天頻頻往林惜嬌營中跑，就是爲了此事？」我道：「正是。」閻充笑道：「我一直認爲老弟是『只見新人笑，不聞舊人哭。』呢，張鳳芝已從青島回來了，經過錦州時，向我夫婦二人，痛哭一場，然後賭氣回吉林去了，這丫頭真可憐！」我笑道：「你太過慮了，這次我奉命到吉林視察，天天和她在一起，也到她家拜見過了岳父母大人。」閻充聽了，不信道：「真有此事？」我道：「我爲何騙你？」接着我把與張鳳芝如何在長春巧遇，以及介紹她弟弟到第十四師當副官的經過，說了一個詳細。閻充聽了，頷首稱慶道：「那我放心了。」

第二天早上我命令直屬第二隊於七點三十分開飯完畢，八點鐘由清河門出發，行前我特別告誡隊長張大保道：「這是戰備行軍，路上隨時會發生情況，應保持高度警覺。」張大保聽了，連連稱：「是」。直屬第二隊是騎兵，共有二百餘人馬，兵力雖然薄弱，但行動快速，尤其隊長張大保對我忠心耿耿，隨時不離我左右，部隊溯大凌河前進，當天來到一處地方，名叫濫泥溝，天色已晚，便在那裡宿營。我在燈下查閱軍用地圖，再前進二十里，就是五十家子，過了五十家子，再走五十里，就是目的地黃土坎子了。會聽人說：黃土坎子有一大戶人家，主人姓金，是遜清肅親王的後裔，我在清河門時，林惜嬌亦曾告訴過我，那金家有一枝名牌手槍，槍身以金絲嵌鑲，槍柄護木用貝殼製成，非常名貴。我愛槍如命，嚮往久之，我雖已擁有大小名牌手槍七枝，但仍希望一睹這枝金槍爲快。

當天晚上，我把我的心事，說與隊長張大保和傳令兵梁國恩知道，誰知因此惹出一場大禍，使我抱恨終生。

### 慕名看鎗險惹大禍

步兵行軍，每日不過七八十里，騎兵則快速多了；濫泥溝距目的地黃土坎子，共七十里，半日可至，因此第二天出發時，我命令部隊緩緩而行，因爲快接近敵人了，一切要小心。行了二十里，已到達五十家子，五十家子也是一個鎮集，有一條大街，棧房、店舖、飯館等都集中在這條大街上，我命令部隊在鎮上歇馬、添購物品。這時隊長張大保和傳令兵梁國恩來報告，他們要去打前站，先到黃土坎子號房子，以便部隊晚上宿營，我正要派尖兵搜索，於是便命張大保挑選騎兵十人，和梁國恩一齊前去。

當我到達黃土坎子時，太陽尙未下山，遠遠望去，前面有一大片樹林，蔥翠欲滴，黃土坎子就在這一片樹林中，另外有一條黃土堤坎，將林



子圍在裡面，堤外就是大凌河，柳絲拂岸，波光倒影，幾疑來到江南，我一下子就喜歡上這個地方了。這時張大保和梁國恩已站在河邊橋頭上迎迓，我下馬過橋，越過堤坎，來到莊上，梁國恩在前引路，來到一家門前，臺階用青石鋪成，光潔如鏡。院牆外一排高大的綠楊樹，顯得氣派非凡。進了大門，正面客廳、左右廂房，簷前花圍，花木繁盛。梁國恩指着西廂房道：「我們就住在那裡。」這時張大保也來了，他告訴我說：「這是前清肅親王的房子，王爺在這裡有許多田地，還有山林、煤礦，莊上住的都是王爺的佃戶，參謀住的這家主人是王爺的侄子，莊上佃戶都歸他管。」我道：「這裡離敵人很近了，晚上要特別小心，你派了哨兵沒有？」張大保道：「派好了，橋頭、路口都派了步哨，參謀放心。」我道：「沒你的事了，你去吧。」

張大保走後，梁國恩道：「這是前院，後面還有兩層院子，中間院子是主人住的，後院是僕役住。」我道：「既然住在這裡，禮貌上，應該先去拜訪主人才是。」說着我走進客廳，正撥穿過甬道到中院，迎面來了一個少年，年約十七八歲，身穿天藍色長袍，頭上戴了一頂淺灰色寬邊呢帽，生得甚是俊秀，教人看了就喜歡。他向我面前一站，兩眼圓睜，滿面含嗔，道：「你就是莊參謀？」我道：「正是，你是何人，有甚麼指教？」正在此時有一個中年漢子匆匆趕來，搶在我兩人中間，向那少年斥道：「瑤兒！回去。」那少年向我瞪了一眼，忿忿離去。

我正不解甚麼地方得罪了他，那中年漢子向

我陪笑道：「這是小犬，不知那根筋不對，請您海涵。」我道：「怪了，我和他第一次見面，爲何這樣？」那中年漢子道：「我這就去教訓他，請您不要生氣，這孩子嬌縱慣了，不給他一點顏色看，以後那還得了。」說完去了。我一肚子火，回頭想問梁國恩究竟爲了甚麼？梁國恩却不見了。直到上燈時分，仍然不見梁國恩踪影，我正納罕，張大保來了，我問：「你看到梁國恩沒有？」張大保道：「跑了。」我道：「跑了，爲甚麼？」張大保道：「參謀昨天說過這莊上有一枝

金槍是嗎？」我道：「不錯，我說過。」張大保道：「梁國恩想邀功，所以要求和我一起打前站，他到了這裡，便逼莊主拿出那枝槍來見識一下。莊主說沒有槍，他見軟的不行，便來硬的，將莊主用繩子捆綁起來，吊在樑上拷打。」我道：「有這等事，你爲何不阻止？」張大保道：「我知道已經晚了。」我道：「真是無法無天，你快去抓，不要讓他跑掉了。」張大保去了，我坐在房裡等消息，一直不見張大保來回話，我幾次派人去催，都說抓不到，已經跑遠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# 聖文叢書 戴笠新傳

費雲文著

全一冊定價新臺幣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 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⑤戴笠與雷鳴遠 ⑥戴笠與現代警察 ⑦戴笠與鄭介民 ⑧戴笠鋤奸記 ⑨戴笠與毛人鳳 ⑩戴笠的幾個戰場 ⑪戴笠軼事 ⑫戴笠生平事蹟簡表。附戴笠珍貴圖照手稿墨蹟數十張，四百餘頁，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，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，聖文書局出版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一百六十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